

精美译本 经典常读

用文字诊断俄罗斯



[俄国]契诃夫 著
王娇 艾绘荣 译

探访被上帝遗忘的角落：萨哈林旅行记



Elaborate Translation of the Classics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精美译本 经经典常读

探访被上帝遗忘的角落：萨哈林旅行记

[俄国]契诃夫 著

王娇 艾绘荣 译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探访被上帝遗忘的角落: 萨哈林旅行记 / (俄国)
契诃夫著; 王娇, 艾绘荣译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
出版社, 2014

ISBN 978-7-5399-7554-2

I. ①探… II. ①契… ②王… ③艾… III. ①游记—
作品集—俄罗斯—近代 IV. ①I512.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62026 号

书 名 探访被上帝遗忘的角落: 萨哈林旅行记

著 者 (俄国) 契诃夫

译 者 王 娇 艾绘荣

责任编辑 黄孝阳 汪 旭

特约编辑 聂 斌

文字编辑 邹晓燕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4.25

字 数 230 千字

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7554-2

定 价 44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录 CONTENTS

001	第 一 章	阿穆尔河畔尼古拉耶夫斯克 贝加尔号轮船——普龙格角和 利曼湾的入口——萨哈林半 岛——拉彼鲁兹、布罗顿、克鲁 森施特恩和涅韦尔斯科伊—— 日本考察者——扎奥列角—— 鞑靼海岸——德·卡斯特里
019	第 二 章	地理概况 抵达北萨哈林——林火——码 头——在城郊屯——在 JI 先生 家用午餐——结识——科诺诺 维奇将军——总督到访——午 宴和灯会
038	第 三 章	人口普查 统计表的内容——我的问题以 及对我的回答——房舍及其住 户——流放犯对普查的看法

052 第四章 杜伊卡河

亚历山德罗夫斯克河谷——亚历山德罗夫卡城郊屯——流窜犯“酷哥”——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哨卡——哨卡的过去——地窝棚——萨哈林岛上的巴黎

067 第五章 亚历山德罗夫斯克流放苦役犯监狱

公共囚室——镣铐牢房——“小金手”——茅厕——“迈丹”——亚历山德罗夫斯克的苦役劳作——仆人——作坊

084 第六章 叶戈尔的故事

093 第七章 灯塔

科尔萨科沃屯——П. И. 苏普鲁年柯医生的收藏品——气象站——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区的气候——新米哈伊洛夫卡屯——波将金——前行刑人捷尔斯基——红谷屯——布塔科沃屯

114	第 八 章	阿尔科沃河
		阿尔科沃哨卡——阿尔科沃一 屯、二屯和三屯——阿尔科沃河 谷——西部沿海的屯落：姆加 奇、坦基、霍埃、特拉姆鲍斯、维 阿赫特和万基——地道——电 缆房——杜埃——已婚者囚 房——杜埃监狱——煤矿—— 沃耶沃达监狱——连车囚犯
142	第 九 章	特姆河或特密河
163	第 十 章	雷科沃屯
		当地的监狱——M. H. 加尔金- 弗拉斯科伊气象站——巴列沃 屯——米克留科夫——瓦里兹 和隆加里——小特姆沃屯—— 安德烈—伊万诺沃屯
175	第 十 一 章	筹建中的行政区
		石器时代——自由移民存在过 吗——吉里亚克人——他们的 人口组成、外貌、体格、食物、衣 着、住所和卫生状况——他们的 性格——将他们俄化的尝 试——鄂罗奇人

195 第十二章 我动身南行

爱笑的太太——西海岸——洋流——马乌卡——克里利昂角——阿尼瓦湾——科尔萨科夫哨卡——新结识——东北风——南萨哈林的气候——科尔萨科夫监狱——消防车队

214 第十三章 波罗-安-托马利屯

穆拉维约夫哨卡——一沟屯、二沟屯和三沟屯——索洛维约夫卡屯——柳托加屯——秃角屯——米楚利卡屯——落叶松屯——霍穆托夫卡屯——大河滩屯——弗拉基米罗夫卡屯——农场或招牌——草地屯——教士窝棚屯——桦树林屯——十字架屯——大塔科埃屯和小塔科埃屯——加尔金诺弗拉斯科耶屯——柞树林屯——纳伊布奇哨卡——大海

237	第十四章	塔莱伊卡
		自由移民——他们的失败—— 阿伊努人,其分布、数量、外貌、 食物、衣着、住所、性情——日本 人——久春古丹——日本领 事馆
260	第十五章	苦役犯从业主
		转为移民流放犯——新建屯落 的选址——建房立业——对分 经营人——转为农民——流放 犯出身的农民回去大陆——屯 落生活——靠近监狱——居民 的出生地及阶层归属情况—— 乡屯政权
281	第十六章	流放犯居民的性别组成
		妇女问题——女苦役犯和女移 民流放犯——男女同居者—— 女自由民
301	第十七章	居民的年龄结构
		流放犯的家庭状况——婚 姻——出生率——萨哈林的 儿童

- 320 第十八章 流放犯的工作
农业——狩猎——渔业——洄游鱼：远东大马哈鱼和鲱鱼——监狱捕鱼业——手工艺
- 341 第十九章 流放犯的饮食
囚犯们都吃什么、怎么吃——服装——教堂——学校、识字
- 362 第二十章 自由居民
当地驻军中的下等兵——看守——知识分子
- 381 第二十一章 流放犯的道德水平
犯罪率——侦讯和审判——惩戒——树条抽打和鞭刑——死刑
- 405 第二十二章 萨哈林的逃犯
逃跑的原因——逃犯的出身、类别及其他
- 426 第二十三章 流放居民的患病率和死亡率
医疗机构——亚历山德罗夫斯卡的医院

第一章 阿穆尔河畔尼古拉耶夫斯克

1890年7月5日,我乘轮船抵达尼古拉耶夫斯克^①,它是我我国最东端的据点之一。此处的阿穆尔河^②距大海仅有27俄里^③,河面十分浩渺。这里气势磅礴,风光旖旎。然而,对边疆区一带的记忆,旅伴们口中冷酷的冬日和更为冷酷的当地习俗,近在咫尺的苦役地,眼前城市呈现出的荒漠和颓唐之景,如是种种让人完全提不起赏玩风景的兴致。

尼古拉耶夫斯克建于1850年,历史并不悠久。它由著名的根纳季·涅韦尔斯科伊奠基,这大概是城市历史上唯一光

① 即庙街,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尼古拉耶夫斯基县的行政中心,阿穆尔河出海口的港口城市。——译注(以下未注明原注者,均为译注)

② 即黑龙江。

③ 俄国的长度单位,1俄里等于1.06公里。

耀的一页。五六十年代，阿穆尔河流域出现了士兵、囚犯和移民，文明开始在这一带传播。尼古拉耶夫斯克拥有管辖边疆区的官员驻地。俄国和其他国家许多形形色色的冒险家蜂拥而至，一些移民流放犯也被此地异常多的游鱼和野兽所吸引，也来这里安了家。这座城市大概也曾颇受关注，甚而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：一位途经此地的学者认为，有必要在俱乐部里开一场公众讲座，而且这也是绝对可行的。现如今，几近一半的房屋被自己的主人弃置，一处处破旧不堪，而那黑黢黢的、没了窗扇的窗户则如同骷髅的眼窝那般瞅着我们。居民过着浑浑噩噩、醉生梦死的生活，终日食不饱腹，有啥吃啥。他们靠往萨哈林岛贩卖游鱼、掠夺黄金、剥削异族人、贩卖中国人制造兴奋剂的原料（即鹿茸）等手段度日。在从哈巴罗夫卡到尼古拉耶夫斯克的途中，我碰到过不少走私贩。在这里，他们并不隐讳自己的职业。其中一人向我展示了一捧金砂和一对鹿茸，还得意地对我说：“我父亲也是走私贩！”他们对异族人的剥削，除平日惯用的灌醉、蒙骗等伎俩之外，表现手段有时候还颇为新奇。比方说，尼古拉耶夫斯克的商人伊万诺夫（现已亡故）每年夏天都到萨哈林岛上征收吉里亚克人^①的贡赋，而那些未能按时纳贡的人则会备受折磨，甚至会被处以绞刑。

① 即尼夫赫人，该民族主要聚居在阿穆尔河下游和萨哈林岛上。

城里没有旅店。人们让我吃过午饭后去公共俱乐部的大厅休息。大厅的天花板不高,据说,冬天这里是举办舞会的场所。我打听哪里能过夜,人们的回答只是耸了耸肩。没办法,我不得不在轮船上对付两晚。轮船返回哈巴罗夫卡以后,我着实乱了阵脚:到哪里去呢?我把行李搁置在码头,自己在岸边瞎转悠,不知该怎么办。刚好一艘“贝加尔号”轮船正停靠在城市对面距离岸边两三俄里的地方,我可以搭乘它去鞑靼海峡。不过听说它四五天以后才起航,时间不会提前,即便桅杆顶上的起航旗已经在迎风招展了。难道现在就奔到“贝加尔号”上去?这样不妥,恐怕他们会拦住我,说尚未到起航的时候。起风了,阿穆尔河翻卷着黑墨色的浪涛,像大海一样。心生愁绪的我朝俱乐部走去,在里面一边慢悠悠地吃饭,一边听邻桌聊天。他们大谈金子、鹿茸,八卦那位来尼古拉耶夫斯克的魔术师,还说有这么一个日本人,他拔牙不用钳子,直接上手。天哪,如果用心多听上一会儿,你就会发觉,这里的生活状态跟俄国相比,竟有如此大的殊异!从下酒吃的大马哈鱼熏脊肉到茶余饭后的谈资,一切都别具一格,跟俄国扯不上任何关系。我在阿穆尔河上畅游的时候,就感觉自己似乎已经不是在俄国了,而是身处于巴塔哥尼亚^①或是

^① 南美洲一地区,大部分位于阿根廷境内。

得克萨斯州^①的某个地方，更不消说此地独特、寻觅不到俄国影子的自然风光了。我总能感觉到，我们俄国的生活方式跟土著阿穆尔人的生活方式风马牛不相及。他们不知道普希金和果戈理，也不需要去了解。我们的历史是枯燥的。我们这些从俄国来的人，倒像是外国人。我发现，宗教和政治在当地极其不受重视。我在阿穆尔河流域见到过的神甫，在斋戒期内对鱼肉都是照吃不误。顺便提一句，我还听说，其中一位身着白色绸袍的神甫从事掠夺黄金的勾当，其成就可以跟他的教民相媲美。如果您想让阿穆尔人感到无聊困乏，那就跟他谈谈政治、谈谈俄国政府和俄国艺术吧。当地的道德风尚也有自己的样态，跟我们的不一样。在女士面前保持绅士风度几乎成了必须恪守的规矩，与此同时，为了钱财而把自己的妻子让给朋友，却也不受指责。还有更绝妙的呢：一方面，这里不存在阶级观念，流放犯也可以得到平等对待；另一方面，在林子里把中国流窜犯当成狗那样去猎杀，甚或暗地里射杀流亡犯也不是罪过。

接着说我自己的遭遇吧。我找不到落脚地，于是，夜幕降临后我决定到“贝加尔号”上去。但这时又遇到了新麻烦：

① 美国本土面积最大的一个州。

河上激起了巨浪。无论我给多少钱，吉里亚克船夫也不送我过河。我又在岸边瞎转悠，依然不知该怎么办。太阳已经下山了，此时阿穆尔河的浪涛变得愈发昏黑。河两岸，吉里亚克的狗发疯似的狂叫着。我为什么要来这地方？我扪心自问，认为自己这趟旅行委实太欠考虑。我想着苦役地已是近在眼前；想着再过几天我将踏上萨哈林的土地、身上却一份荐书也没带；想着自己可能会被规劝离岛——这种种想法让我不安起来。这时总算有两个吉里亚克人答应载我过河，我给了他们一卢布。就这样，我乘着用三块板子钉起来的小舟，顺利登上了“贝加尔号”。

这是一艘中等吨位的商用海船。乘坐过贝加尔湖上和阿穆尔河上的轮船以后，我觉得这艘船棒极了。它在尼古拉耶夫斯克、符拉迪沃斯托克^①和日本的多个港口之间来回摆渡，运送邮包、士兵、犯人、乘客和货物，货物大都是公家的。这艘船跟官府签订了合同，根据合同，官府给予它一大笔津贴。它夏天则需往返萨哈林岛几次：到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哨卡和南部的科尔萨科夫哨卡去。其高额的运费恐怕世间罕有。移民地的开发以交通畅通和便利为第一要务，因此这样高昂的运费简直令人费解。“贝加尔号”上的餐室和住舱虽

^① 即海参崴。

不宽敞却很整洁，完全是按照欧式风格布置的。有一架钢琴。船上的跑堂都是扎着长发辫的中国人，大家用英文词 Boy 称呼他们。厨师也是中国人，但做的却是俄餐，每一道菜肴的作料都添加过多，味道苦涩，还散发着一种类似于蜡瓣花的香味儿。

我阅读过不少关于鞑靼海峡风暴和冰川的文献，料想着会在“贝加尔号”上碰上一些嗓音沙哑、嚼着烟叶、说话唾沫四溅的捕鲸人，但事实上，我看到的全都是高雅的儒士。船长 Л 先生生于西部，在北方海域已经航行了三十余年，整片海域都转遍了。他一生博闻强记，谈吐幽默风趣。他在勘察加半岛和千岛群岛附近转了大半辈子，大概比奥赛罗更有权谈及“贫瘠的荒漠、可怕的深渊和无法攀爬的陡壁”。他为我撰写这部旅行札记提供了大量的素材，对此我深表感激。他有三个助手：知名天文学家 Б 先生的侄子 Б 先生，以及两个和善亲切的瑞典人伊万·马丁内奇和伊万·韦尼阿米内奇。

7月8日午饭前，“贝加尔号”起锚开航了。跟我们同行的差不多有三百个士兵，他们由一位军官统率，此外还有几名犯人。一个犯人身边跟着一个五岁的女孩，是他的女儿，他往舷梯上爬，女孩则拽住他的镣铐不放。顺便一提，另有一个女苦役犯也颇受人们关注，原因是她丈夫甘愿追随她去

苦役地^①。除我和军官外，另有几个来自头等舱和二等舱的男女乘客，甚至还有一位男爵夫人。望读者诸君不要感到惊讶，在这穷乡僻壤之地竟然有如此多的文人雅士！阿穆尔河流域和滨海边疆区的人口确实稀疏，但有学识的人所占的比例却不小，而且相对而言比俄国任何一个省都要多。阿穆尔河上有座城市，仅仅将士和文官就有 16 位，现在也许高于这个数字。

碧空如洗，海面阒静。甲板上热浪袭人，船舱里也闷得让人窒息，水温 18℃。黑海的天气也不过如此！河右岸的森林燃烧起来了，密匝匝的绿幕帐里喷出绛紫色的火焰。滚滚浓烟拧成一条黑色的长绦带，在森林上空静静悬垂着。火势汹涌，周遭却一片平静和寂然，看来森林烧毁跟任何人无关。显然，在此地，绿色瑰宝是上帝一人的专属品。

吃过午饭，约莫六点钟，我们就已经抵达普龙格角了。这里是亚洲的边界。可以这样说，假如不是萨哈林岛横杵在此地，阿穆尔河就会从这里注入太平洋了。广袤的利曼湾映入眼帘，前面依稀可见一个影影绰绰的带状物，那就是苦役岛。左边，蜿蜒的海岸线消失在迷雾里，伸向神秘的北方。

① 在阿穆尔河的轮船和“贝加尔号”上，犯人与三等舱的乘客一起被安排在了甲板上。有一次，天刚蒙蒙亮，我转悠到前甲板，瞧见士兵、女人、孩子、两个中国人以及戴着镣铐的犯人靠在一起，沉沉地睡着了。露水打湿了他们的身子，寒气逼人。押解士兵站在这一堆人中间，两手握着枪，也睡着了。——原注

这里似乎到了天际,接下来就无路可走了。我的内心被某种感觉操控着。奥德修斯在一片未知的海域上漂泊、隐约预感到要碰上魔怪的时候,大概也是这样的心境吧。右边,在转向利曼湾的浅滩上,吉里亚克人的一个小屯落若隐若现。一群怪人驾着两艘小木船朝我们驶来,咋咋呼呼地不知说着什么,手里还挥舞着东西。真不知道他们手里挥动的是何物,直到他们驶近以后,我才辨认出那是灰雁。

“他们这是想把猎杀的大雁卖给我们。”有人解释说。

我们朝右转了。在我们轮船行驶的整条水道上,随处设有航道标志。船长不离驾驶室,机械师也驻守在机舱。“贝加尔号”行驶得愈来愈慢,特别谨慎,似乎是在试探着前进,因为轮船很容易在这里搁浅。轮船吃水深度为 12 英尺半,但它还必须得经过水深为 14 英尺的某些地段,甚至有些时候,我们都能听见船底摩擦沙地的声音。这条浅水航道以及鞑靼海岸和萨哈林沿岸构成的特殊景象,是多年来萨哈林岛一直被欧洲视为半岛的主要原因。1787 年 6 月,法国著名航海家拉彼鲁兹伯爵在萨哈林岛西岸、北纬 48 度以北登岸,曾跟当地的土著人攀谈过。从他遗留下来的文字可以得知,在岸上他碰到的不仅有居住在此的阿伊努人,还有前来跟阿伊努人谈生意的吉里亚克人。吉里亚克人有丰富的阅历,对萨哈林沿岸和鞑靼海岸一带都十分熟悉。他们一边在沙地上